三國志

九

王粲傳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漢三公（張璠漢紀曰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為太尉初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為夭復何恨哉及龔妻卒龔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或兩譏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為司空以水災免而李膺亦免歸故郡二人以直道不容當時天下以暢膺為高士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願涉其流惟恐不及會連有災異而言事者皆言三公非其人宜因其變以暢膺代之則禎祥必至由是宦豎深怨之及膺誅死而暢遂廢終于家）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冑欲與為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

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
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
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
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
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
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臣松
之曰貌寢謂貌負其實也通侻者簡易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文士
傳載粲說琮曰僕有愚計願進之於將軍可乎琮曰吾所願
聞也粲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在倉卒之際彊弱未分故人
各各有心耳當此之時家家欲為帝王人人欲為公侯觀古
今之成敗能先見事機者則恒受其福今將軍自度何如曹
公邪琮不能對粲復曰如粲所聞曹公故人傑也雄略冠時
智謀出世摧袁氏於官渡驅孫權於江外逐劉備於隴右破

烏丸於白登其餘梟夷蕩定者往往如神不可勝計今日之
事去就可知也將軍能聽粲計卷甲倒戈應天順命以歸曹
公曹公必重德將軍保己全宗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
之策也粲遭亂流離託命此州蒙將軍父子重顧敢不盡言
琮納其言　臣松之案孫權自此以前尚與中國和同未嘗
交兵何云驅權於江外乎魏武以十三年征荊州劉備却後
數年方入蜀備身未嘗涉於關隴而於征荊州之年便云逐
備於隴右既已乖錯又白登在平城亦魏武所不經北征烏
丸與白登永不相豫以此知張騭假偽之辭而不覺其虛
之自露也凡騭虛偽妄作不可覆疏如此類者不可勝紀太
祖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粲
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杖大衆志兼天下
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荊楚
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
皆海內之儁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

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儁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恒典之摯虞決疑要注曰漢末喪亂絕無玉珮魏侍中王粲識舊珮始復作之今之玉珮受法於粲也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棊局壞粲爲覆之棊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

此性善筭作筭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典略曰粲才旣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名爲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粲二子爲魏諷所引誅後絶文章志曰太祖時征漢中聞粲子死歎曰孤若在不使仲宣無後

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瑒音徒哽反一音暢也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

官將文學先賢行狀曰幹清玄體道六行脩備聰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太祖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官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摠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

王粲

祇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爲屈太祖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文士傳曰太祖雅聞瑀名辟之不應連見偪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就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爲知己死女爲悅者玩恩義苟數暢他人焉能亂爲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臣松之案魚氏典略摯虞文章志並云瑀建安初辭疾避役不爲曹洪屈得太祖召即投杖而起不得有逃入山中焚

之乃出之事也　又典略載太祖初征荊州使瑀作書與劉備及征馬超又使瑀作書與韓遂此二書今具存至長安之前遂等破走太祖始以十六年得入關耳而張騭云初得瑀時太祖在長安此又乖矣瑀以十七年卒太祖十八年策爲魏公而云瑀歌舞辭稱大魏應期運逾知其妄又其辭云他人焉能亂了不成語瑀之吐屬必不如此

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

典略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擥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屬瑒楨各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瑒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

華嶠漢書曰瑒祖奉字世叔才敏善諷誦故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著後序十餘篇爲世儒者延熹中至司隸校尉子劭字仲遠亦博學多識尤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辭雖不典世服其博聞續漢書曰劭又著中漢輯叙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三十六卷朝廷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者

由劭記之官至泰山太守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即瑒之父楨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文士傳曰楨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少有清才以文學見貴終於野王令典略曰文帝嘗賜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爲像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楨聞荊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鼲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脩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楨辭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爲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咸著文賦數十篇瑒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

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絶絃於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

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
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驥於
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粲長於辭賦幹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
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
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
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
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
嘲戲及其所善揚班之儔也

自頴川邯鄲淳 魏略曰淳一名

竺字子叔博學有才章又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時從
三輔客荊州荊州內附太祖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
時五官將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啟淳欲使在文學官屬
中會臨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
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
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
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
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
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
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
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而于時世子未
立太祖俄有意於植而淳屢稱植材由是五官將頗不悅及

黃初初以淳爲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爲工賜帛千匹

繁欽 繁音婆典略曰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潁欽既長於書記又善爲詩賦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率皆巧麗爲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卒

陳留路粹 典略曰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像擢拜尚書郎像以兼有文武出爲揚州刺史粹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及孔融有過太祖使粹爲奏承指數致融罪其大略言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衆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後也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云融爲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與白衣禰衡言論放蕩衡與融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荅曰顏淵復生凡說融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融誅之後人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粹轉爲秘書令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太子素與粹善聞其死爲之歎惜及即帝位特用其子爲長史 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儁也今覽王繁阮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肯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卿韋仲將仲將云仲宣傷於肥戇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麤疏文

蔚性頗忿鷙如是彼爲非徒以脂燭自煎爇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爲光澤亦壯觀也**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脩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儀廙脩事並在陳思王傳荀勗文章敘錄曰緯字公高少喜文學建安中召署軍謀掾魏太子庶子稍遷至散騎常侍越騎校尉年四十二黃初四年卒**瑒弟璩璩子貞咸以文章顯璩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文章敘錄曰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爲書記文明帝世歷官散騎常侍齊王即位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爲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復爲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追贈衛尉貞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正始中夏侯玄盛有名勢貞嘗在玄坐作五言詩玄嘉玩之舉高第歷顯位晉武帝爲撫軍大將軍以貞參軍事晉室踐阼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又以儒學與太尉荀顗撰定新禮事未施行泰始五年卒貞弟純純子紹永嘉中爲黃門侍郎爲司馬越所殺純弟秀秀子詹晉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瑀子籍才藻艷逸而**

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為模則官至步兵校尉籍字嗣宗魏氏春秋曰籍曠達不羈不拘禮俗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檢而毀幾至滅性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歎貴之自以不能測也太尉蔣濟聞而辟之後為尚書郎曹爽參軍以疾歸田里歲餘爽誅太傅及大將軍乃以為從事中郎後朝論以其名高欲顯崇之籍以世多故祿仕而已聞步兵校尉缺廚多美酒營人善釀酒求為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乃歎曰時無英才使豎子成名乎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籍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杵臼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逌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又歎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懷籍口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為禮法之士何曾等深所讎疾大將軍司馬文王常保持之卒以壽終子渾字長成世語曰渾以閑澹寡欲知名

王粲

京邑為太子庶子早卒

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

康字叔夜案嵇氏譜康父昭字子遠督軍糧治書侍御史兄喜字公穆晉揚州刺史宗正喜為康傳曰家世儒學少有儁才曠邁不羣高亮任性不脩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常採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于懷抱之中以為神仙者禀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知自厚者所以喪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獨達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為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　虞預晉書曰康家本姓奚會稽人先自會稽遷于譙之銍縣改為嵇氏取稽字之上山以為姓蓋以志其本也一曰銍有嵇山家于其側遂氏焉　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游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劉靈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為七賢鍾會為大將軍所昵聞康名而造之會名公子以才

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爲之禮
康問會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有所聞而來有所
見而去會深銜之大將軍嘗欲辟康康既有絶世之言又從
子不善避之河東或云避世及山濤爲選曹郎舉康自代康
荅書拒絶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怒焉
初康與東平吕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會巽淫安妻徐氏而
誣安不孝因之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
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康臨
刑自若援琴而鼓既而歎曰雅音於是絶矣時人莫不哀之
初康採藥於汲郡共北山中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
然不對踰時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
難乎免於今之世及遭吕安事爲詩自責曰欲寡其過謗議
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下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
赧良朋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爲世所玩詠康別傳云
孫登謂康曰君性烈而才儁其能免乎稱康臨終之言曰袁
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絶矣與
盛所記不同　又晉陽秋云康見孫登登對之長嘯踰時不
言康辭還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惜哉此二書皆孫盛所述
而自爲殊異如此　康集目錄曰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無
家屬於汲縣北山土窟中得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

覆好讀易鼓琴見者皆親樂之每所止家輒給其衣服食飲得無辭讓　世語曰毋丘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山濤曰不可儉亦已敗　臣松之案本傳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干寶孫盛習鑿齒諸書皆云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蓋緣世語云康欲舉兵應毋丘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其實不然山濤爲選官欲舉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案濤行狀濤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與正元相覺七八年以濤行狀檢之如本傳爲審又鍾會傳亦云會作司隸校尉時誅康會作司隸景元中也干寶云呂安兄巽善於鍾會巽爲相國掾俱有寵於司馬文王故遂抵安罪尋文王以景元四年鍾鄧平蜀後始授相國位若巽爲相國掾時陷安焉得以破毋丘儉年殺嵇呂此又干寶之疏謬自相違伐也　康子紹字延祖少知名山濤啓以爲祕書郎稱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者帝曰紹如此便可以爲丞不足復爲郎也遂歷顯位　晉諸公贊曰紹與山濤子簡弘農楊準同好友善而紹最有忠正之情以侍中從惠帝北伐成都王王師敗績百官奔走惟紹獨以身扞衛遂死於帝側故累見褒崇追贈太尉謚曰忠穆公

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

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爲安成令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魏略曰質字季重以才學通博爲五官將及諸侯所禮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若前世樓君卿之游五侯矣及河北平定大將軍爲世子質與劉楨等並在坐席楨坐譴之際質出爲朝歌長後遷元城令其後大將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曰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間設終以博弈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騖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皦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凄然傷懷余顧而言茲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辰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

王粲

鄴故使在道相過行矣自愛二十三年太子又與質書曰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反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歷觀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何時復類昔日已成

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邪恐永不復得爲昔日游也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游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不東望於邑裁書叙心臣松之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備其文太子即王位又與質書曰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土從我游處獨不及門缾罄罍恥能無懷愧路不云遠今復相聞初曹眞曹休亦與質等俱在渤海游處時休眞亦以宗親並受爵封出爲列將而質故爲長史王顧質有望故稱二人以慰之始質爲單家少游遨貴戚間蓋不與鄉里相沈浮故雖已出官本國猶不與之士名及魏有天下文帝徵質與車駕會洛陽到拜北中郎將封列侯使持節督幽并諸軍事治信都太和中入朝質自以不爲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欲溺鄉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爲君溺攢也 世語曰魏王嘗出征世子及臨菑侯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王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吳質耳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於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 質别傳曰帝嘗召質及曹休歡會命郭

后出見質等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質黃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太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眞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眞負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耶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即自宜爲瘦眞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輕脱吾斬爾遂罵坐質案劒曰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耶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耶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愈恚還拔劒斬地遂便罷也及文帝崩質思慕作詩曰愴愴懷殷憂殷憂不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蹰念蒙聖主恩榮爵與衆殊自謂永終身志氣甫當舒何意中見棄棄我歸黃壚煢煢靡所恃淚下如連珠隨沒無所益身死名不書慷慨自僶俛庶幾烈丈夫太和四年入爲侍中時司空陳羣錄尚書事帝初親萬機質以輔弼大臣安危之本對帝盛稱驃騎將軍司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陳羣從容之士非國相之才處重任而不親事帝甚納之明日有切詔以督責羣而天下以司空不如長文即羣言無實也質其年夏卒質先以怙威肆行謚曰醜侯質子應仍上書論枉至正元中乃改謚威侯應字溫舒晉尚書應子康字子仲知名於時亦至大位

衛覬傳

衛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少夙成以才學稱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茂陵令尚書郎太祖征袁紹而劉表爲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覬以治書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通覬不得進遂留鎭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爲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荆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爲部

王粲

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太祖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服從乃白召覬還稍遷尚書魏書曰初漢朝遷移臺閣舊事散亂自都許之後漸有綱紀覬以古義多所正定是時關西諸將外雖懷附內未可信司隸校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外託討張魯內以脅取質任太祖使荀彧問覬覬以爲西方諸將皆豎夫屈起無雄天下意苟安樂目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憂爲

變也宜爲後圖若以兵入關中當討張魯魯在深山道徑不通
彼必疑之一相驚動地險衆彊殆難爲慮或以覬議呈太祖太
祖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從繇議兵始進而關右大叛太
祖自親征僅乃平之死者萬計太祖悔不從覬議由是益重覬
魏國既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文帝即王位
徙爲尚書頃之還漢朝爲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爲
文誥之詔文帝踐阼復爲尚書封陽吉亭侯明帝
即位進封閿鄉侯三百戶閿音聞覬奏曰九章之律
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
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
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
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

施行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覬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貍鼠臣以

爲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彊大賈誼累息以爲至危況今四海之内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

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爲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僊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覬歷漢魏時獻忠言率如此受詔典著作又爲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建安末尚書右丞河南

潘勗文章志曰勗字加茂初名芝改名勗後避諱或曰勗獻帝時爲尚書郎遷右丞詔以勗前在二千石曹才敏兼通明習舊事敕并領本職數加特賜二十年遷東海相未發留拜尚書左丞其年病卒時年五十餘魏公九錫策命勗所作也勗子滿平原太守亦以學行稱潘子尼字正叔尼別傳曰尼少有清才文辭溫雅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供養居家十餘年父終晚乃出仕尼嘗贈陸機詩機荅之其四句曰猗歟潘生世篤其藻仰儀前文丕隆祖考位終太常尼從父岳字安仁岳別傳曰岳美姿容夙以才穎發名其所著述清綺絕倫爲黃門侍郎爲孫秀所殺尼岳文翰並見重於世尼從子滔字湯仲晉諸公贊滔以博學才量爲名永嘉末爲河南尹遇害**黃初時散騎常侍河內王象亦與覬並以文章顯**王象事別見楊俊傳**覬薨謚曰敬侯子瓘嗣瓘咸熙中爲鎮西將軍**晉陽秋曰瓘字伯玉爲清貞有名理少爲傅嘏所知弱冠爲尚書郎遂歷位內外爲晉尚書令司空太保惠帝初輔政爲楚王瑋所害　世語曰瓘與扶風內史燉煌索靖並善草書瓘子恒字巨山黃門侍郎恒子玠字叔寶有盛名爲大子洗馬早卒

劉廙傳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也年十歲戲於講堂上潁川司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自不知不廙兄望之有名於世荆州牧劉表辟爲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爲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劉向新序曰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犨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於是乃召犢犨鐸鳴而問政焉已即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肸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肸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夫犢犨鐸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

意也殺之黄龍不反于涸澤鳳凰不離其罻羅故刳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竭澤而漁則龜龍不見鳥獸之於不仁猶知避之况丘乎故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鍾於外而黄鍾應於内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違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爲之此乎於是遂回車不渡而還

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内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絶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廙懼奔揚州

廙別傳載廙道路爲牋謝劉表曰考翼過蒙分遇榮授之顯未有管狐桓文之烈孤德隕命精誠不遂兄望之見禮在昔既無堂構昭前之績中規不密用墜禍辟斯乃明神弗祐天降之災悔吝之負哀號靡及廙之愚淺言行多違懼有浸潤三至之間考翼之愛已衰望之責猶存必傷天慈既往之分門戶殪滅取笑明哲是用迸竄永涉川路即日到廬江尋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椒舉有班荊之思雖遠猶邇敢忘前施傅子曰表既殺望之荊州士人皆自危也夫表之本心於望之不輕也以直言情而讒言得入者以無容直之度也據

全楚之地不能以成功者未必不由此也夷叔迕武王以成名丁公順高祖以受戮二主之度遠也若不遠其度惟褊心是從難乎以容民畜衆矣遂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屬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命與通草書與荅書曰初以尊卑有踰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脩草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貫殊異若彼之高而悖白屋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於齊樂毅自至霸業以隆戰國策曰有以九九求見齊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朞年自遠而至齊遂以霸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敢何敢以辭魏國初建爲黃門侍郎太祖在長安欲

親征蜀廙上䟽曰聖人不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於千載者必以近察遠智周於獨斷者不恥於下問亦欲博采必盡於衆也且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弦昔樂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即墨者夫自爲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彊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彊無不服今以海内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於吳劉備不賓於蜀夫夷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

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斯自爲計者與欲自潰者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脩德然後服之秦爲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於外而不卹民於内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士崩之勢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可高枕

於廣夏潛思於治國廣農桑事從節約脩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太祖遂進前而報廙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反廙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廙別傳曰初廙弟偉與諷善廙戒之曰夫交友之美在於得賢不可不詳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衆違先聖人交友之義此非厚己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脩德行而專以鳩合為務華而不實此直攪世治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於難從署丞相倉曹屬廙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搦湯止沸使不燋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

已枯之木物不荅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虞別傳載虞表論治道曰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周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匱使之然耳況於長吏以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姦巧既於其事不省而爲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己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卹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爲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爲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爲佳者奉法也憂公也卹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爲美闕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以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爲長吏皆宜使小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爲得負之

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脩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毀可得而盡事上太祖甚善之

廙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文帝即王位爲侍中賜爵關内侯黄初二年卒廙別傳云時年四十二無子帝以弟子阜嗣案劉氏譜阜字伯陵陳留太守阜子喬字仲彥　晉陽秋曰喬有贊世志力惠帝末爲豫州刺史喬胄胤不顯貴盛至今

劉劭傳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爲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劭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

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或善其言勑朝會如舊日亦不蝕 晉永和中廷尉王彪之與揚州刺史殷浩書曰太史上元日合朔談者或有疑應却會與不昔建元元年亦元日合朔庾車騎寫劉孔才所論以示八座于時朝議有謂孔才所論為不得禮議荀令從之是勝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尋此四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門而卒暴有之則不得終禮非為先存其事而徼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也夫三辰有災莫大日蝕史官告譴而無懼容不脩豫防之禮而廢消救之術方大饗華戎君臣相慶豈是將處天災罪己之謂且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靜躬殿堂不聽政事冕服御坐門闥之制與元會禮異自不得兼行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却之準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却元會浩從之竟却會

御史大夫郗慮辟劭

劉劭

會慮免拜太子舍人遷祕書郎黃初中為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明帝即位出為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稱之徵拜騎都尉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時聞公孫淵受孫權燕王之號議者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劭以為昔袁尚兄弟歸淵父康康斬送其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又所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脩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寬貸使有以自新後淵果斬送權使張彌等首劭嘗

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内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青龍中吳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幷召休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爲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矣帝從之

劉劭

兵比至合肥賊果退還時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劭曰伏見常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己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為

朝廷奇其器量以爲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幃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閑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音上通煇耀日新矣臣松之以爲凡相稱薦率多溢美之辭能不違中者或寡矣惠之稱劭云玄虛退讓及明思通微近於過也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劭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略愍王綱之弛頹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以啓矇輒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臣學寡識淺誠不足以宣暢聖旨著

定典制又以爲宜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明帝崩不施行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勳子琳嗣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叙官至尚書光祿勳先賢行狀曰繆斐字文雅該覽經傳事親色養徵博士六辟入公府漢帝在長安公卿博舉名儒時舉斐任侍中並無所就即襲父也文章志曰襲字熙伯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世正始六年年六十卒子悅字孔懌晉光祿大夫襲孫紹播徵胤等並皆顯達襲友人山陽仲長統漢末爲尚書郎早卒著昌言詞佳可觀省襲撰統昌言表稱統字公理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者多異之幷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多歸焉統過幹幹善待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

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統言統去之無幾而幹敗并異之士以是識統大司農常林與統共在上黨為臣道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每列郡命召輒稱疾不就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漢帝在許尚書令荀彧領典樞機好士愛奇聞統名啟召以為尚書郎後參太祖軍事復還為郎延康元年卒時年四十餘統每論說古今世俗行事發憤歎息輒以為論名曰昌言凡二十四篇

散騎常侍陳留蘇林 魏略曰林字孝友博學多通古今寄指凡諸書傳文間危疑林皆釋之建安中為五官將文學甚見禮待黃初中為博士給事中文帝作典論所稱蘇林者是也以老歸第國家每遣人就問之數加賜遺年八十餘卒

光祿大夫京兆韋誕 文章敘錄曰誕字仲將太僕端之子有文才善屬辭章建安中為郡上計吏特拜郎中稍遷侍中中書監以光祿大夫遜位年七十五卒于家初邯鄲淳衛覬及誕並善書有名覬孫恒撰四體書勢其序古文曰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

卄之名遂效其法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敬侯謂覬也其序篆書曰秦時李斯號爲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云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簡理不如淳也其序錄隸書已略見武紀又曰師宜官爲大字邯鄲淳爲小字梁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其序草書曰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然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踈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忽忽不暇草寸紙不見遺至今世人尤寶之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

樂安太守譙國夏侯惠 惠淵子事在淵傳

陳郡太守任城孫該 文章叙錄曰該字公達彊志好學年二十上計掾召爲郎中著魏書遷博士司徒右長史復還入著作景元二年卒官

郎中令河

劉劭

東杜摯等亦著文賦頗傳於世

文章敘錄曰摯字德曾初上笳賦署司徒軍謀吏後舉孝廉除郎中轉補校書摯與毋丘儉鄉里相親故爲詩與儉求仙人藥一丸欲以感切儉求助也其詩曰騏驥馬不試婆娑槽櫪間壯士志未伸坎軻多辛酸伊摯爲媵臣呂望身操竿夷吾困商販甯戚對牛歎食其處監門淮陰飢不餐買臣老負薪妻畔呼不還釋之宦十年位不增故官才非八子倫而與齊其患無知不在此袁盎未有言被此篤病久榮衞動不安聞有韓衆藥信來給一丸儉答曰鳳鳥翔京邑哀鳴有所思才爲聖世出德音何不怡八子未遭遇今者遘明時胡康出壟畝楊偉無根基飛騰沖雲天奮迅協光熙駿驥骨法異伯樂觀知之但當養羽翮鴻舉必有期體無纖微疾安用問良醫聯翩輕栖集還爲燕雀嗤韓衆藥雖良或更不能治悠悠千里情薄言答嘉詩信心感諸中中實不在辭摯竟不得遷卒于秘書　廬江何氏家傳曰明帝時有譙人胡康年十五以異才見送又陳損益求試劇縣詔特引見衆論翕然號爲神童詔付秘書使博覽典籍帝以問秘書丞何禎康才何如禎荅曰康雖有才性質不端必有負敗後果以過見譴　臣松之案魏朝自微而顯者不聞胡康疑是孟康康事見杜恕傳楊偉見曹爽傳

傅嘏傳

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伯父巽黃初中爲侍中尚書傅子曰嘏祖父睿代郡太守父充黃門侍郎嘏弱冠知名傅子曰是時何晏以材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變通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而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爲之宗主求交於嘏而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心然猶怪之謂嘏曰夏侯泰初一時之傑虛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嘏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司空陳羣辟爲掾

時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事下三府嘏難劭論曰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奧遠苟非其才則道

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略虧頹而曠載罔綴微言既沒六籍泯玷何則道弘致遠而衆才莫晞也案劭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闕亡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筦齊六職土有恒貢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度之流靡所脩采自建安以來至于青龍神武撥亂肇基皇祚掃除凶逆芟夷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羣

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
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
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
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
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未呈國略不崇而考課是
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
王之擇才必本行於州閭講道於庠序行具而
謂之賢道脩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于王王拜
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
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

傅嘏

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
則實才未必當任簿伐則德行未為叙如此則
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
義廣難得而詳也正始初除尚書郎遷黃門侍
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為吏部尚書嘏謂爽弟羲
曰何平叔外靜而内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
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
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滎陽太守
不行太傅司馬宣王請為從事中郎曹爽誅為
河南尹傅子曰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

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譽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皆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嘏各舉其良而對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核之其治以德教為本然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加貫楚而得其實不為小惠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己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

遷尚書嘏常以為秦始罷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同漢魏因循以至于今然儒生學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禮弘致遠不應時務事與制違名實未附故歷代而不至於治者蓋由是也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今遇帝室多難未能革易時論者議欲自伐吳三征

傅嘏

獻策各不同詔以訪嘏嘏對曰昔夫差陵齊勝晉威行中國終禍姑蘇齊閔兼土拓境闢地千里身蹈顛覆有始不必善終古之明效也孫權自破關羽幷荆州之後志盈欲滿凶宄以極是以宣文侯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以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矣而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横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埸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

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爲寇幾六十年矣君臣僞立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惟進軍大佃最差完牢隱兵出民表寇鈔不犯坐食積穀不煩運士乗釁討襲無遠勞費此軍之急務也昔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今欲越長江涉虜庭亦向時之喻也未若明法練士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敵之餘燼斯必然之數也

司馬彪戰略載嘏此對詳於本傳今悉載之以盡其意彪曰嘉平四年四月孫權死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

南將軍毌丘儉等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詔訪尚書傅嘏嘏對曰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閔辟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不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荊州之後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及胤嗣元凶已極相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挻命於深江之表矣昶等或欲汎舟徑渡橫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糧於寇或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誘間攜貳待其崩壞或欲進軍大佃偪其項領積穀觀釁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已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若撰飾舟楫羅船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橫行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為寇幾六十年君臣偽立吉凶同患若恪蠲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持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為希幸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塉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

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偪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爲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然後盛衆厲兵以震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間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持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策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征伐搢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虜庭即亦向時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不必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偪之計最長時不從嘏言其年十一月詔昶等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

後吳大將軍諸葛恪新破東關乘

勝揚聲欲向青徐朝廷將爲之備嘏議以爲淮海非賊輕行之路又昔孫權遣兵入海漂浪沈溺略無孑遺恪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徼乾沒乎漢書張湯傳曰湯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註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爲乾失利爲沒 臣松之以爲直以乾沒爲射成敗而不說乾沒之義就理猶爲未暢且以得利爲乾又不可了愚謂乾讀宜爲干燥之干蓋謂有所徼射不計干燥之與沈沒而爲之恪不過遣偏率小將素習水軍者乘海泝淮示動青徐恪自并兵來向淮南耳後恪果圖新城不克而歸嘏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傳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尠能及之司隷校尉鍾會年甚少嘏以明智交會臣松之案傅子前云嘏了夏侯之必敗不與之交而此云與

鍾會善惡以爲夏侯玄以名重致患釁由外至鍾會以利動取敗禍自己出然則夏侯之危兆難覩而鍾氏之敗形易照也嘏若了夏侯之必危而不見鍾會之將敗則爲識有所蔽難以言通若皆知其不終而情有彼此是爲厚薄由于愛憎奚豫於成敗哉以愛憎爲厚薄又虧於雅體矣傅子此論非所以益嘏也嘉平末賜爵關內侯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武鄉亭侯正元二年春毌丘儉文欽作亂或以司馬景王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嘏及王肅勸之景王遂行漢晉春秋曰嘏固勸景王行景王未從嘏重言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鬬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是時景王新割目瘤創甚聞嘏言蹶然而起曰我請輿疾而東以嘏守尚書僕射俱東儉欽破敗嘏有謀焉及景王薨嘏與司馬文王徑還洛陽文王遂以輔政語在鍾會傳世語曰景王疾

甚以朝政授傳嘏嘏不敢授及薨嘏秘不發喪以景王命召
文王於許昌領公軍焉　孫盛評曰晉宣景文王之相魏也
權重相承王業基矣豈蕞爾傅嘏
所宜間厠世語所云斯不然矣　會由是有自矜色嘏
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勳業難為也可不慎哉
嘏以功進封陽鄉侯增邑六百戶幷前千二百
戶是歲薨時年四十七追贈太常謚曰元侯傅子
曰初李豐與嘏同州少有顯名早歷大官內外稱之嘏又不
善也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失而昧於權利若處庸
庸者可也自任機事遭明者必死豐後為中書令與夏侯玄
俱禍卒如嘏言嘏自以與冀州刺史裴徽散騎常侍荀顗善
徽顗早亡又與鎮北將軍何曾司空陳泰尚書僕
射荀顗後將軍鍾毓並善相友綜朝士俱為名臣　子祗嗣
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嘏著勳前朝改封祗涇原
子　晉諸公贊曰祗字子莊嘏少子也晉永嘉中至司空祗子
宣字世弘世語稱宣以公正知名位至御史中丞宣弟暢

字世道秘書丞沒在胡中著晉諸公贊及晉公卿禮秩故事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處常伯之官興一代之制然其沖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衞覬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覽學籍文質周洽劉廙以清鑒著傳嘏用才達顯云臣松之以爲傳嘏識量名輩寔當時高流而此評但云用才達顯既於題目爲拙又不足以見嘏之美也

王衞二劉傅傳第二十一

桓二陳徐衛盧傳第二十二　魏書　國志二十二

桓階傳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魏書曰階祖父超父勝皆歷典州郡勝為尚書著名南方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冒難詣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後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表舉州以應紹階說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桓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袁氏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

不宜與之同也羨曰然則何向而可階曰曹公雖弱杖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討有罪孰敢不服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為之內應不亦可乎羨曰善乃舉長沙及旁三郡以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悅會紹與太祖連戰軍未得南而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階遂自匿久之劉表辟為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婚拒而不受因辭疾告退太祖定荊州聞其為張羨謀也異之辟為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魏國初建為虎賁中郎將侍中時

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爲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魏書稱階諫曰今太子位冠羣子名昭海内仁聖達節天下莫不聞而大王甫以植而問臣臣誠惑之於是太祖知階篤於守正深益重焉又毛玠徐奕以剛蹇少黨而爲西曹掾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階左右以自全保其將順匡救多此類也遷尚書典選舉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羣下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爲足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何爲自往曰吾恐虜衆多而晃

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為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彊救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於摩陂賊遂退文帝踐阼遷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加侍中階疾病帝自臨省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勉之徙封安樂鄉侯邑六百戶又賜階三子爵關內侯祐以嗣子不封病卒又追贈關內侯後階疾篤遣使者即拜太常薨帝為之流涕謚曰貞侯子嘉嗣以階

弟纂爲散騎侍郎賜爵關内侯嘉尚升遷亭公主會嘉平中以樂安太守與吳戰於東關軍敗没謚曰壯侯子翊嗣世語曰嘏孫陵字元徽有名於晉武帝世至滎陽太守卒

陳羣傳 子泰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諶皆有盛名寔字仲弓紀字元方諶字季方魏書曰寔德冠當時紀諶並名重於世寔爲太丘長遭黨錮隱居荊山遠近宗師之靈帝崩何進輔政引用天下名士徵寔欲以爲參軍以老病遂不屈節諶爲司空掾早卒紀歷位平原相侍中大鴻臚著書數十篇世謂之陳子寔之亡也司空荀爽太僕令韓融並制緦麻執子孫禮四方至者車數千乘自太原郭泰等無不造門傳子曰寔亡天下致弔會其葬者三萬人制縗麻者以百數 先賢行狀曰大將軍何進遣屬弔祠謚曰文範先生于時寔紀高名並著而諶又配之世號曰三君每宰府辟命率皆同時羔鴈成羣丞掾交至豫州百姓皆圖畫寔紀諶之形象羣爲兒時寔常

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魯國孔融
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
更爲紀拜由是顯名劉備臨豫州辟羣爲別駕
時陶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往羣說備曰袁術
尚彊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
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備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
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軍備恨不用羣言舉茂
才除柘令不行隨紀避難徐州屬呂布破太祖
辟羣爲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
周逵者太祖辟之羣封還教以爲模逵穢德終

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逵皆坐姦宄誅太祖以謝
羣羣薦廣陵陳矯丹楊戴乾太祖皆用之後吳
人叛乾忠義死難矯遂爲名臣世以羣爲知人
除蕭贊長平令父卒去官後以司徒掾舉高第
爲治書侍御史轉參丞相軍事魏國既建遷爲
御史中丞時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
子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死
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
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
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眾所謂名輕而實

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且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羣議

同王朗及議者多以為未可行太祖深善繇羣
言以軍事未罷顧衆議故且寢羣轉為侍中領
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雅杖名義不以
非道假人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
禮常歎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及即王位封
羣昌武亭侯徙為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羣所
建也及踐阼遷尚書僕射加侍中徙尚書令進
爵潁鄉侯帝征孫權至廣陵使羣領中領軍帝
還假節都督水軍還許昌以羣為鎮軍大將軍
領中護軍錄尚書事帝寢疾羣與曹眞司馬宣

王等並受遺詔輔政明帝即位進封潁陰侯增
邑五百并前千三百户與征東大將軍曹休中
軍大將軍曹眞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開府頃
之爲司空故録尚書事是時帝初莅政羣上疏曰
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
弟以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於天下自喪亂
已來干戈未戢百姓不識王教之本懼其陵遲已
甚陛下當盛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至治
唯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
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讎

黨有讎黨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眞僞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絶其源流太和中曹眞表欲數道伐蜀從斜谷入羣以爲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旣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眞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幷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眞眞據之遂行會霖雨積日羣又以爲宜詔眞還帝從之後皇女淑薨追封謚平原懿公主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

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脩之儉嬴博有不歸之魂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爲師表故也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朞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爲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已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以便處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

爲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宫及孟津别宫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宫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蠶農之要又賊地聞之以爲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且由吉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命非徙其家以寧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況乃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帝不聽青龍中營治宫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宫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

之時不過一大郡臣松之案漢書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戶口最盛汝南郡爲大郡有三十餘萬戶則文景之時不能如是多也案晉太康三年地記晉戶有三百七十七萬吳蜀戶不能居半以此言之魏雖始承喪亂方晉亦當無乃大殊長文之言於是爲過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邪是故

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孫盛曰周禮天子之宮有斲礲之制然質文之飾與時推移漢承周秦之弊宜敦簡約之化而何崇飾宮室示侈後嗣此乃武帝千門萬戶所以大興豈無所復增之謂邪況乃魏氏方有吳蜀之難四海罹塗炭之艱而述蕭何之過議以爲令軌豈不惑於大道而昧得失之辨哉使百代之君眩於奢儉之中何之由矣詩云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其斯之謂乎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

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疑聖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初太祖時劉廙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羣言之太祖太祖曰廙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復位廙深德羣羣曰夫議刑爲國非爲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青龍四年薨謚曰靖侯子泰嗣帝追思羣功德分羣戶邑封一子列侯魏書曰羣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

撰默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爲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
事皆歎息焉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
之非則勃然怒而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
謇謇匪躬之故者歟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仁
者愛人施於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忠孝者其本一也故仁
愛之至者君親有過諫而不入求之反覆不得已而言不忍
宣也今爲人臣見人主失道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
士未爲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
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
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

泰字玄伯青龍中除散騎侍郎正始中徙游擊
將軍爲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
中郎將懷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
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
爲尚書悉以還之嘉平初代郭淮爲雍州刺史

加奮威將軍蜀大將軍姜維率衆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等寇偪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泰謀所以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從泰計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

絶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勑諸軍各堅壘
勿與戰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
淮趣牛頭截其還路可并取維不惟安等而已淮
善其策進率諸軍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孤縣
遂皆降淮薨泰代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
諸軍事後年雍州刺史王經白泰云姜維夏侯
霸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爲翅使涼
州軍至枹罕討蜀護軍向祁山泰量賊勢終不
能三道且兵勢惡分涼州未宜越境報經審其
定問知所趣向須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數將

萬人至枹罕趣狄道泰勑經進屯狄道須軍到
乃規取之泰進軍陳倉會經所統諸軍於故關
與賊戰不利經輒渡洮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
有它變並遣五營在前泰率諸軍繼之經已與
維戰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維
乘勝圍狄道泰軍上邽分兵守要晨夜進前鄧
艾胡奮王秘亦到即與艾秘等分爲三軍進到
隴西艾等以爲王經精卒破衂於西賊衆大盛
乘勝之兵既不可當而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
之後將士失氣隴右傾蕩古人有言蝮蛇螫手

壯士解其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
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之害過
於蝮蛇狄道之地非徒不守之謂姜維之兵是
所辟之鋒不如割險自保觀釁待斃然後進
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
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
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走破王經封之狄道
若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
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
之所惡也而維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

之卒竭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曰倚
櫓櫝揾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
遠入維之詭謀倉卒所辦縣軍遠僑糧穀不繼
是我速進破賊之時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
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
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
等何言如此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
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
見救者至皆憤踊維始謂官救兵當須衆集乃
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自軍

陳泰你

之發隴西也以山道深險賊必設伏泰詭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臣松之案此傳云謂救兵當須衆集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上下震懼此則救至出於不意若不知救至何故伏兵深險乃經三日乎設伏相伺非不知之謂此皆語之不通也）定軍潛行卒出其南維乃緣山突至泰與交戰維退還涼州軍從金城南至沃干阪泰與經共密期當共向其還路維等聞之遂遁城中將士得出經歎曰糧不至旬向不應機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並治城壘還屯上邽初泰聞經見圍以州軍將士素皆一心加得保城非維所能卒傾表上進軍晨夜

速到還衆議以經奔北城不足自固維若斷凉州之道兼四郡民夷據關隴之險敢能沒經軍而屠隴右宜須大兵四集乃致攻討大將軍司馬文王曰昔諸葛亮常有此志卒亦不能事大謀遠非維所任也且城非倉卒所拔而糧少爲急征西速救得上策矣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白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司馬文王語荀顗曰玄伯沈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後徵泰爲尚書

陳泰

右僕射與選舉加侍中光祿大夫吳大將孫峻
出淮泗以泰為鎮軍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
事詔徐州監軍已下受泰節度峻退軍還轉為
左僕射諸葛誕作亂壽春司馬文王率六軍軍
丘頭泰摠署行臺司馬景王文王皆與泰親友
及沛國武陔亦與泰善文王問陔曰玄伯何如
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為
已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立事過之泰前
後以功增邑二千六百戶賜子弟一人亭侯二
人關內侯景元元年薨追贈司空謚曰穆侯子贊

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顗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爲吾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不更言　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傅司馬孚尚書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時大將軍入于禁中泰見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大將軍久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歐血薨　臣松之案本傳泰不爲太常未詳干寶所由知之孫盛改易泰言雖爲小勝然檢盛言諸所改易皆非別有異聞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舊凡記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而違實固君子所不取況復不勝而徒長虛妄哉　案博物記曰太丘長陳寔寔子鴻臚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時人爲其語曰公慙卿卿慙長

子恂嗣恂薨無嗣弟溫紹封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泰著勳前朝改封溫爲愼子　案陳氏譜羣之後名位遂微諶孫佐官至青州刺史佐弟坦廷尉佐子準太尉封廣

陵郡八公集弟戴徵及從弟堪並至大位集孫逵
字林道有譽江左為西中郎將追贈衛將軍

陳矯傳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也避亂江東及東城
辭孫策袁術之命還本郡太守陳登請為功曹
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為
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
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
元方兄弟淵清玉絜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
脩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
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

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録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郡為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矯說太祖曰鄙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為外藩則吳人挫謀徐方永安武聲遠震仁愛滂流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太祖奇矯欲留之矯辭曰本國倒縣本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弘演之義乎劉向新序曰齊桓公求婚於衛衛不與而嫁於許衛為狄所伐桓公不救至於國滅君死懿公屍為狄人所食惟有肝在懿公有臣曰弘演適使反致命於肝曰君為其內臣為其外乃刳腹內肝而死齊桓公曰衛有臣若此而尚滅寡人無有亡無日矣乃救衛定其君太祖乃遣赴救

陳矯

吳軍既退登多設閒伏勒兵追奔大破之太祖辟矯為司空掾屬除相令征南長史彭城樂陵太守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為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大軍東征入為丞相長史軍還復為魏郡轉西曹屬從征漢中還為尚書行前未到鄴太祖崩洛陽羣臣拘常以為太子即位當由須詔命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

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辨明日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大赦蕩然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一時之俊傑也帝既踐阼轉署吏部封高陵亭侯遷尚書令明帝即位進爵東鄉侯邑六百戶車駕嘗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世語曰劉曄以先進見幸因譖矯專權矯懼以問長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騫

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見矯矯又問二子騫曰陛下意解故見大人也既入盡日帝曰劉曄構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餅授之矯辭帝曰豈以為小惠君已知朕心顧君妻子未知故也帝憂社稷問矯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加侍中光祿大夫遷司徒景初元年薨謚曰貞侯魏氏春秋曰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非之庭議其闕太祖惜矯才量欲擁全之乃下令曰喪亂已來風教彫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之子本嗣歷位郡守九卿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統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優於司馬岐等精練文理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薨子粲嗣本弟騫咸熙中為車騎將軍案晉書曰騫字休淵

爲晉佐命功臣至太傅封高平郡公初矯爲郡功曹使過泰山泰山太守東郡薛悌異之結爲親友戲謂矯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鄰國君臣從陪臣游不亦可乎悌後爲魏郡及尚書令皆承代矯云世語曰悌字孝威年二十二以兗州從事爲泰山太守初太祖定冀州以悌及東平王國爲左右長史後至中領軍並以忠貞練事爲世吏表

徐宣傳

徐宣字寶堅廣陵海西人也避亂江東又辭孫策之命還本郡與陳矯並爲綱紀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協然俱見器於太守陳登與登並心於太祖海西淮浦二縣民作亂都尉衛彌令梁習

夜奔宣家密送免之太祖遣督軍扈質來討賊以兵少不進宣潛見責之示以形勢質乃進破賊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東緡發干令遷齊郡太守入爲門下督從到壽春會馬超作亂大軍西征太祖見官屬曰今當遠征而此方未定以爲後憂宜得清公大德以鎮統之乃以宣爲左護軍留統諸軍還爲丞相東曹掾出爲魏郡太守太祖崩洛陽羣臣入殿中發哀或言可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譙沛而沮宿衛者心文帝聞曰所謂

社稷之臣也帝既踐阼爲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從城門校尉旬月遷司隸校尉轉散騎常侍從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羣寮莫先至者帝壯之遷尚書明帝即位封津陽亭侯邑二百戶中領軍桓範薦宣曰臣聞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以策略爲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爲首故晉文行舅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呂氏春秋曰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柰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得獸而明年無獸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

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代之利乎

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也竊見尚書徐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今僕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帝遂以宣為左僕射後加侍中光祿大夫車駕幸許昌總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尚方令坐猥見考竟宣上䟽陳威刑太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帝皆手詔嘉納宣

曰七十有縣車之禮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
固辭疾遜位帝終不許青龍四年薨遺令布衣
疏巾斂以時服詔曰宣體履至實直內方外歷
在三朝公亮正色有託孫寄命之節可謂柱石
臣也常欲倚以台輔未及登之惜乎大命不永
其追贈車騎將軍葬如公禮謚曰貞侯子欽嗣

衛臻傳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茲有大節不應
三公之辟太祖之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
此人也太祖亦異之數詣茲議大事從討董卓

戰于滎陽而卒太祖每涉郡境輒遣使祠焉先賢行狀曰茲字子許不爲激詭之行不徇流俗之名明慮淵深規略宏遠爲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再加旌命董卓作亂漢室傾蕩太祖到陳留始與茲相見遂同盟計興武事茲荅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且言兵之興者自今始矣深見廢興首讚弘謀合兵三千人從太祖入滎陽力戰終日失利身歿　郭林宗傳曰茲弱冠與同郡圈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讎直文生訾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茲以烈節垂名夏侯惇爲陳留太守舉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爲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執臻旣而赦之後爲漢黃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太祖令曰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

會奉詔命聘貴人于魏因表留臻參丞相軍事追
録臻父舊勳賜爵關内侯轉爲戸曹掾文帝即
王位爲散騎常侍及踐阼封安國亭侯時羣臣
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
漢美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遷
尚書轉侍中吏部尚書帝幸廣陵行中領軍從
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
口臻曰權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僞辭耳
考核降者果守將詐所作也明帝即位進封康
鄉侯後轉爲右僕射典選舉如前加侍中中護

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厮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荅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諸葛亮寇天水臻奏宜遣奇兵入散關絶其糧道乃以臻爲征蜀將軍假節督諸軍事到長安亮退還復職加光禄大夫是時帝方隆意於殿舍臻數切諫及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臻上

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遲矣亮又出斜谷征南上朱然等軍已過荊城臻曰然吾之驍將必下從權且爲勢以綴征南耳權果召然入居巢進攻合肥帝欲自東征臻曰權外示應亮內實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爲慮車駕可無親征以省六軍之費帝到尋陽而權竟退幽州刺史毋丘儉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臻曰儉

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
寇亂邊境而猶案甲養士未果尋致討者誠以
百姓疲勞故也且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
戎夷内脩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
知其妄矣儉行軍遂不利臻遷爲司空徙司徒
正始中進爵長垣侯邑千戶封一子列侯初太
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菑侯丁儀等爲之
羽翼勸臻自結臻以大義拒之及文帝即位東
海王霖有寵帝問臻平原侯何如臻稱明德美
而終不言曹爽輔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

尚書令又爲弟求婚皆不許固乞遜位詔曰昔干木偃息義獸彊秦留侯頤神不忘楚事讜言嘉謀望不忘焉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司薨追贈太尉諡曰敬侯子烈嗣咸熙中爲光祿勳臣松之案舊事及傳咸集烈終於光祿勳烈二弟京楷皆二千石楷子權字伯輿晉大司馬汝南王亮輔政以權爲尚書郎傳咸與亮牋曰衛伯輿貴妃兄子誠有才章應作臺郎然未得東宮官屬東宮官屬前患楊駿親理塞路今有伯輿復越某作郎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犬遂至回聽權作左思吳都賦敘及注敘粗有文辭至於爲注了無所發明直爲塵穢紙墨不合傳寫也

盧毓傳

盧毓字子家涿郡涿人也父植有名於世續漢書曰植字

子幹少事馬融與鄭玄同門相友植剛毅有大節常喟然有濟世之志不苟合取容不應州郡命召建寧中徵博士出補九江太守以病去官作尚書章句禮記解詁稍遷侍中尚書張角起以植爲北中郎將征角失利抵罪頃之復以爲尚書張讓劫少帝奔小平津植手劒責數讓等讓等皆放兵垂泣謝罪遂自殺董卓議欲廢帝衆莫敢對植獨正言語在卓傳植以老病去位隱居上谷軍都山初平三年卒太祖北征柳城過涿郡令告太守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乃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產而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有異於人敬遣丞掾脩墳墓并致薄醊以彰厥德植有四子毓最小

毓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當袁紹公孫瓚交兵幽冀饑荒養寡嫂孤兄子以學行見稱文帝爲五官將召毓署門下賊曹崔琰舉爲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

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駮之
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
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
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
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
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巹之後罪何所
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
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
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
太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歎息

由是爲丞相法曹議令史轉西曹議令史魏國既建爲吏部郎文帝踐阼徙黃門侍郎出爲濟陰相梁譙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以爲屯田而譙土地境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失帝意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毓使將徙民爲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青龍二年入爲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未就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爲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

使姦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爲狂直陛下宜容之在職三年多所駁爭詔曰官人秩才聖帝所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稟性貞固心平體正可謂明試有功不懈于位者也其以毓爲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冲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前此諸葛誕鄧颺

等馳名譽有四窻八達之誚帝疾之時舉中書
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
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
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
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
以循名案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
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
進退故真僞渾雜虚實相蒙帝納其言即詔作
考課法會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帝不能用更
問其次毓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曁亮

直清方則司隷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帝乃用暨毓於人及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黄門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齊王即位賜爵關内侯時曹爽秉權將樹其黨徙毓僕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頃之出毓爲廷尉司隷畢軌又枉奏免官衆論多訟之乃以毓爲光禄勳爽等見收太傅司馬宣王使毓行司隷校尉治其獄復爲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封高樂亭侯轉爲僕射

故典選舉加光祿大夫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大梁鄉侯封一子高亭侯毋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出征毓綱紀後事加侍中正元三年疾病遜位遷為司空固推驃騎將軍王昶光祿大夫王觀司隸校尉王祥詔使使者即受印綬進爵封容城侯邑二千三百戶甘露二年薨謚曰成侯孫藩嗣毓子欽琰咸熙中欽為尚書琰泰山太守

世語曰欽字子若琰字子琰欽泰始中為尚書僕射領選咸寧四年卒追贈衛將軍開府　虞預晉書曰欽少居名位不顧財利清虛淡泊動脩禮典同郡張華家單少孤不為鄉邑所知惟欽貴異焉欽子浮字子雲　晉諸公贊曰張華博識名聞無物不知浮高朗經博有美於華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朝廷器重之就家以為國子

博士遷祭酒不平中爲秘書監埏及子皓志並至尚書志子諶字子諒溫嶠表稱諶淸出有文思　諶別傳曰諶善著文章洛陽傾覆北投劉琨琨以爲司空從事中郎琨敗諶歸段末波元帝之初累召爲散騎中書侍郎不得南赴永和六年卒於胡胡中子孫過江妖賊帥盧循諶之曾孫

評曰桓階識覩成敗才周當世陳羣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泰弘濟簡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陳徐衛盧久居斯位矯宣剛斷骨鯁毓規鑒清理咸不忝厥職云

桓二陳徐衛盧傳第二十二

和洽傳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冀州土平民彊英桀所利四戰之地本初乘資雖能彊大然雄豪方起全未可必也荆州劉表無他遠志愛人樂士土地險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黷近久而阽危臣松之案漢書文紀曰阽於死亡食貨志曰阽危若是注曰阽音鹽如屋簷近邊欲墮之

意也一曰臨危曰㥘必有讒慝間其中者遂南度武陵太祖

定荆州辟爲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

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

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

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

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

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

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

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槩難

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

和洽

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孫盛曰昔先王御世觀民設教雖質文因時損益代用至於車服禮秩貴賤等差其歸一揆魏承漢亂風俗侈泰誠宜仰思古制訓以約簡使奢不陵肆儉足中禮進無蜉蝣之刺退免採莫之譏如此則治道隆而頌聲作矣夫矯枉過正則巧偽滋生以克訓下則民志險隘非聖王所以陶化民物閑邪存誠之道和洽之言於是允矣魏國既建爲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毀太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爲崔琰觖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爲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高祖並起微賤致功立勳高祖毋在屈笮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

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
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
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
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爲衆所憚
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
聖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
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
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主之言當肆之
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
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

和洽

受人言便考之邪孤射姑刺陽處父於朝此爲
君之誠也太祖克張魯洽陳便宜以時拔軍徙
民可省置守之費太祖未納其後竟徙民棄漢
中出爲郎中令文帝踐阼爲光祿勲封安城亭
矦明帝即位進封西陵鄉矦邑二百户太和中
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
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詔書謙虛引咎
博諮異同洽以爲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國以民
爲本民以穀爲命故廢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
本是以先王務蠲煩費以專耕農自春夏已來

民窮於役農業有廢百姓囂然時風不至未必
不由此也消復之術莫大於節儉太祖建立洪
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用吏士豐於資食倉
府衍於穀帛由不飾無用之宮絕浮華之費方
今之要固在息省勞煩之役損除他餘之務以
為軍戎之儲三邊守禦宜在備豫料賊虛實蓄
士養衆筭廟勝之策明攻取之謀詳詢衆庶以
求厥中若謀不素定輕弱小敵軍人數舉舉而
無庸所謂悅武無震古人之誡也轉為太常清
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

甍謚曰簡侯子禽嗣禽音離禽弟適才奕開濟官至廷尉吏部尚書晉諸公贊曰和嶠字長輿適之子也少知名以雅重稱常慕其舅夏侯玄之為人厚自封植嶷然不羣於黃門郎遷中書令轉尚書愍懷太子初立以嶠為少保加散騎常侍家產豐富擬於王公而性至儉吝嶠同母弟郁素無名嶠輕侮之以此為損卒於官贈光祿大夫郁以公彊當世致位尚書令洽同郡許混者許劭子也清醇有鑒識明帝時為尚書劭字子將汝南先賢傳曰召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年十八時乃歎息曰此則希世出衆之偉人也劭始發明樊子昭於鬻幘之肆出虞永賢於牧豎召李叔才鄉閭之間擢郭子瑜鞍馬之吏援楊孝祖舉和陽士茲六賢者皆當世之令懿也其餘中流之士或舉之於淹滯或顯之乎童齒莫不賴劭顧歎之榮凡所拔育顯成令德者不可殫記其探擿偽行抑損虛名則周之單襄無以尚也劭宗人許栩沈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匍匐栩門承風而驅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請為功曹饕餮放流絜士盈朝袁紹公族好名為濮陽長棄官來還有

副車從騎將入郡界紹乃歎曰吾之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乎遂單車而歸辟公府掾拜鄢陵令方正徵皆不就避亂江南所歷之國必翔而後集終于豫章時年四十六有子曰混顯名魏世

常林傳

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也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於是咸共嘉之魏略曰林少單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爲諸生帶經耕鉏其妻常自餽餉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遣諸生於屬縣微伺吏民罪負便收之考責錢穀贖罪稽遲則夷滅宗族以崇威嚴林叔父撾客爲諸生所白匡怒收治舉宗惶怖

不知所責多少懼繫者不救林往見匡同縣胡
毋彪曰王府君以文武高才臨吾鄙郡鄙郡表
裏山河士廣民殷又多賢能惟所擇用今主上
幼沖賊臣虎據華夏震慄雄才奮用之秋也若
欲誅天下之賊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
釁首亂在和何征不捷苟無恩德任失其人覆
亡將至何暇匡翼朝廷崇立功名乎君其藏之
因說叔父見拘之意彪即書責匡匡原林叔父
林乃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
盡呼比鄰升斗分之依故河閒太守陳延壁陳

馮二姓舊族冠冕張楊利其婦女貪其資貨林
率其宗族爲之策謀見圍六十餘日卒全堡壁
并州刺史高幹表爲騎都尉林辭不受後刺史
梁習薦州界名士林及楊俊王淩王象荀緯太
祖皆以爲縣長林宰南和治化有成超遷博陵
太守幽州刺史所在有績文帝爲五官將林爲
功曹太祖西征田銀蘇伯反幽冀扇動文帝欲
親自討之林曰昔忝博陵又在幽州賊之形勢
可料度也北方吏民樂安猒亂服化已久守善
者多銀伯犬羊相聚智小謀大不能爲害方今

大軍在遠外有彊敵將軍爲天下之鎮也輕動遠舉雖克不武文帝從之遣將往伐應時克滅出爲平原太守魏郡東部都尉入爲丞相東曹屬魏國既建拜尚書文帝踐阼遷少府封樂陽亭侯魏略曰林性既清白當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爲鴻臚崔性闊達不與林同數數聞林撾吏聲不以爲可林夜撾吏不勝痛叫呼敎敖徹曙明日崔出門與林車相遇乃嘲林曰聞卿爲廷尉爾邪林不覺答曰不也崔曰卿不爲廷尉昨夜何故考囚乎林大慚然不能自止轉大司農明帝即位進封高陽鄉侯徙光祿勳太常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敘爲後生之法

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魏略曰初林少與司馬京兆善太傅每見林輒欲跪林止之曰公尊貴矣止也及司徒缺太傅有意欲以林補之案魏略此語與本傳反 臣松之以爲林之爲人不畏權貴者也論其然否謂本傳爲是 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疾篤拜光祿大夫年八十三薨追贈驃騎將軍葬如公禮謚曰貞侯子旹嗣爲太山太守坐法誅旹弟靜紹封案晉書諸葛誕反大將軍東征旹坐稱疾爲司馬文王所法魏略以林及吉茂沐並時苗四人爲清介傳吉茂字叔暢馮翊池陽人也世爲著姓好書不恥惡衣惡食而恥一物之不知建安初關中始平茂與扶風蘇則共入武功南山隱處精思數歲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清靜吏民不忍欺轉爲武德侯庶子二十二年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先是科禁内學及兵書而茂皆有匿不送官及其被收不知當坐本等顧謂其左右曰我坐書也會鍾相國證茂本服弟已絶

故得不坐後以茂爲武陵太守不之官轉鄭相以國省拜議郎景初中病亡自茂脩行從少至長冬則被裘夏則短褐行則步涉食則茨藿臣役妻子室如懸磬其或饋遺一不肯受雖不以此高人亦心疾不義而貴且富者先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諸郡撰置中正差叙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茂同郡護羌校尉王琰前數爲郡守不名爲淸白而琰子嘉仕歷諸縣亦復爲通人嘉時還爲散騎郎馮翊郡移嘉爲中正嘉叙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德優能少茂愠曰痛乎我效汝父子冠幘刧人邪初茂同産兄黃以十二年中從公府掾爲長陵令是時科禁長吏擅去官而黃聞司徒趙溫薨自以爲故吏違科奔喪爲司隷鍾繇所收遂伏法茂時爲白衣始有淸名於三輔以爲兄坐追義而死怨怒不肯哭至歲終縣舉茂議者以爲茂必不就及舉旣到而茂就之故時人或以茂爲畏縣或以茂爲髦士也

休並字德信河間人也少孤苦袁紹父子時始爲名吏有志介嘗過姊姊爲殺雞炊黍而不留也然爲人公果不畏彊禦丞相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爲成皐令校事劉肇出過縣遣人呼縣吏求索槀穀是時蝗旱官無有見未辨之間肇人從入並之閤下呴呼罵吏並怒因躧履提刀而出多從吏並欲收肇肇覺知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爲牧司爪牙吏而並欲收縛無所忌憚自恃淸

名邪遂收欲殺之髡決減死刑竟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至正始中為三府長史時吳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牂牁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共食來後熟者答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其名流布播於異域如此雖自華夏不知者以為前世人也為長史八年晚出為濟陰太守召還拜議郎年六十餘自慮身無常豫作終制誡其子以儉葬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則為君子不務者終為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者譏於固陋於是養生送死苟切非禮由斯觀之陽虎璵璠甚於暴骨桓魋石槨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義也未是夫窮理盡性陶治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為一區萬物為芻狗該覽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為物惟怳惟忽壽為欺魄夭為鳧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槨為牢衣裳為纏尸繫地下長幽桎梏豈不哀哉昔莊周闊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葬貴不久容耳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含珠鱗柙玉牀象衽殺人以徇壙穴之內錮以紵絮藉以蜃炭千載僵燥託類神仙於是大教陵遲競於厚葬謂莊子為放蕩以王孫為戮尸豈復識古有

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齒乎哉吾以才質滓濁汙於清流昔忝國恩歷試宰守所在無效代匠傷指狼跋首尾無以雪恥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苟得獲没即以吾身襲於王孫矣上冀以贖市朝之逋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顧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私稱從令未必爲孝而犯魏顆聽治之賢爾爲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將尸視至嘉平中病甚臨困又勑掾掘埳戒氣絶令二人轝尸即埳絶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弔祭之賓無設摶治粟米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

時苗字德胄鉅鹿人也少清白爲人疾惡建安中入丞相府出爲壽春令令行風靡揚州治在其縣時蔣濟爲治中苗以初至往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爲人署曰酒徒蔣濟置之牆下旦夕射之州郡雖知其所爲不恪然以其履行過人無若之何又其始之官乘薄軬章鼓車黃牸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爲激然由此名聞天下還爲太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品於敘人才不能寬然紀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如所忿蔣濟者仕進至太尉濟不以苗前毁已爲嫌苗亦不以濟貴更屈意爲令數歲不肅而治

遷典農中郎將年七十餘以正始中病亡也

楊俊傳

楊俊字季才河內獲嘉人也受學陳留邊讓讓器異之俊以兵亂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爲戰場乃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爲人所略作奴僕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司馬宣王年十六七與俊相遇俊曰此非常之人也又司馬朗早有聲名其族兄芝衆未之知惟俊言曰芝雖風望不及朗實理但有優耳俊轉避地并州

本郡王象少孤特為人僕隷年十七八使牧羊
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即贖象著家
娉娶立屋然後與別太祖除俊曲梁長入為丞
相掾屬舉茂才安陵令遷南陽太守宣德教立
學校吏民稱之徙為征南軍師魏國既建遷中
尉太祖征漢中魏諷反於鄴俊自劾詣行在所
俊以身方罪免牋辭太子太子不悅曰楊中尉
便去何太高遠邪遂被書左遷平原太守文帝
踐阼復在南陽時王象為散騎常侍薦俊曰伏見
南陽太守楊俊秉純粹之茂質履忠肅之弘量

體仁足以育物篤實足以動衆克長後進惠訓
不倦外寬內直仁而有斷自初彈冠所歷垂化
再守南陽恩德流著殊鄰異黨繈負而至今境
守清靜無所展其智能宜還本朝宣力輦轂熙
帝之載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同郡審固陳
留衞恂本皆出自兵伍俊資拔奬致咸作佳士
後固歷位郡守恂御史縣令其明鑒行義多此
類也初臨菑侯與俊善太祖適嗣未定密訪羣
司俊雖並論文帝臨菑才分所長不適有所據
當然稱臨菑猶美文帝常以恨之黃初三年車

駕至宛以市不豐樂發怒收俊尚書僕射司馬宣王常侍王象荀緯請俊叩頭流血帝不許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殺衆冤痛之世語曰俊二孫覽字公質汝陰太守倚字公彦尚書晉東海王越舅也覽子沈字宣弘散騎常侍　魏略曰王象字羲伯既爲俊所知拔果有才志建安中與同郡荀緯等俱爲魏太子所禮侍及王粲陳琳阮瑀路粹等亡後新出之中惟象才最高魏有天下拜象散騎侍郎遷爲常侍封列侯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祕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歳成藏於秘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象既性器和厚又文采温雅用是京師歸美稱爲儒宗車駕南巡未到宛有詔百官不得干豫郡縣及車駕到而宛令不解詔旨閉市門帝聞之忿然曰吾是寇邪乃收宛令及太守楊俊詔問尚書漢明帝殺幾二千石時象見詔文知俊必不免乃當帝前叩頭流血竟面請俊減死一等帝不荅欲釋入禁中象引帝衣帝顧謂象曰我知楊俊與卿本末耳今聽卿是無我也卿寧無俊邪無我邪象以帝言切乃縮手帝遂入決俊法然後乃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死

杜襲傳

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也曾祖父安祖父根著名前世先賢行狀曰安年十歲名稱鄉黨至十五入太學號曰神童旣名知人淸高絕俗洛陽令周紆數候安安常逃避不見時貴戚慕安高行多有與書者輒不發以慮後患常鑿壁藏書後諸與書者果有大罪推捕所與交通者吏至門安乃發壁出書印封如故當時皆嘉其慮遠三府並辟入公車特徵拜宛令先是宛有報讎者其令不忍致理將與俱亡縣中豪強有告其處者致捕得安深疾惡之到官治戮肆之於市懼有司繩彈遂自免後徵拜巴郡太守率身正下以禮化俗以病卒官時服薄斂素器不漆子自將車州郡賢之表章墳墓根舉孝廉除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外戚橫恣安帝長大猶未歸政根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鄧后怒收根等伏誅誅者皆絹囊盛於殿上撲地執法者以根德重事公默語行事人使不加力誅訖車載城外根以撲輕得蘇息遂閉目不動經三日乃密起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客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常厚敬待鄧后崩安帝謂根久死以根等忠直普下天下錄見誅者子孫根乃自出徵詣公車拜

符節令或問根住曰遭難天下同類知故不以何至自苦歷年如此根荅曰周旋人間非絕迹之處邂逅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為也遷濟陰太守以德讓為政風移俗改年七十八以壽終棺不加漆斂以時服長吏下車常先詣安根墓致祠

龔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龔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當為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絕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龔遂南適長沙建安初太祖迎天子都許龔發迹還鄉里太祖以為西鄂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橫時長吏皆斂民保城郭不得農業野荒民困倉庾空虛龔自知恩結

於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留丁彊備守吏民歡悅會荆州出步騎萬人來攻城龔乃悉召縣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與之要誓其親戚在外欲自營護者恣聽遣出皆叩頭願致死於是身執矢石率與戮力吏民感恩咸爲用命臨陣斬數百級而龔衆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八人盡被創賊得入城龔帥傷痍吏民決圍得出死喪略盡而無反背者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吏民慕而從之如歸九州春秋曰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栢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往出

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貟楷親鬬語子緒曰男可習也　司隷鍾繇表拜議郎參軍事荀彧又薦龔太祖以爲丞相軍祭酒魏國旣建爲侍中與王粲和洽並用粲彊識博聞故太祖游觀出入多得驂乘至其見敬不及洽龔龔嘗獨見至于夜半粲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龔道何等也洽笑荅曰天下事豈有盡邪卿晝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後龔領丞相長史隨太祖到漢中討張魯太祖還拜龔駙馬都尉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夏侯淵爲劉備所沒軍喪元

帥將士失色龍襃與張郃郭淮糾攝諸軍事權宜以郃為督以一衆心三軍遂定太祖東還當選留府長史鎮守長安主者所選多不當太祖令曰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龍襃為留府長史駐關中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橫刀於膝作色不聽龍襃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以定卿勿復言龍襃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之

不聞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龍袞曰殿
下謂許攸何如人邪太祖曰凡人也龍袞曰夫惟
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
豺狼當路而狐貍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
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
發機萬石之鍾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
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
服時夏侯尚暱於太子情好至密龍袞謂尚非益
友不足殊待以聞太祖文帝初甚不悅後乃追
思語在尚傳其柔而不犯皆此類也文帝即王

伍賜爵關內侯及踐阼為督軍糧御史封武平亭侯更為督軍糧執法入為尚書明帝即位進封平陽鄉侯諸葛亮出秦川大將軍曹眞督諸軍拒亮徙襲為大將軍軍師分邑百戶賜兄基爵關內侯眞薨司馬宣王代之襲復為軍師增邑三百并前五百五十戶以疾徵還拜太中大夫薨追贈少府謚曰定侯子會嗣

趙儼傳

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也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同計合為一家太祖始迎獻帝都許

儼謂欽曰曹鎮東應期命世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建安二年年二十七遂扶持老弱詣太祖太祖以儼爲朗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並著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録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緜絹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緜絹不調送

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爲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當送緜絹道路艱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微善必賞則爲義者勸善爲國者藏之於民以爲國家宜垂慰撫所歛緜絹皆俾還之彧報曰輒白曹公公文下郡緜絹悉以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入爲司空掾屬主簿魏略曰太祖北拒袁紹時遠近無不私遣牋記通意於紹者儼與領陽安太守李通同治通亦欲遣使儼爲陳紹必敗意通乃止及紹破走太祖使人搜閱紹記室

惟不見通書疏陰知儼必爲之計乃曰此必趙伯然也　臣松之案魏武紀破紹後得許下軍中人書皆焚之若故使人搜閱知其有無則非所以安人情也疑此語爲不然時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使儼并參三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太祖征荆州以儼領章陵太守徙都督護軍護于禁張遼張郃朱靈李典路招馮楷七軍復爲丞相主簿遷扶風太守太祖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以儼爲關中護軍盡統諸軍羌虜數來寇害儼率署等追到新平大破之屯田客呂並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儼復率署

等攻之賊即破滅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助漢
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與室家別皆有憂色署
發後一日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口人人
慰勞又深戒署還宿雍州刺史張旣舍署軍復
前四十里兵果叛亂未知署吉凶而儼自隨步
騎百五十人皆與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問
各驚被甲持兵不復自安儼欲還適旣等以爲今
本營黨已擾亂一身赴之無益可須定問儼曰
雖疑本營與叛者同謀要當聞行者變乃發之
又有欲善不能自定宜及猶豫促撫寧之且爲

之元帥既不能安輯身受禍難命也遂去行三
十里止放馬息盡呼所從人喻以成敗慰勵懇
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
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散在原野
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
皆放遣乃即相率還降儼密白宜遣將詣大營
請舊兵鎮守關中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
當須到乃發遣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喻儼
謂諸將曰舊兵既少東兵未到是以諸營圖為
邪謀若或成變為難不測因其狐疑當令早決

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温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案累重立差別之留者意定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因使所留千人分布羅落之東兵尋至乃復脅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全致二萬餘口孫盛曰盛聞爲國以禮民非信不立周成不棄桐葉之言晉文不違伐原之誓故能隆刑措之道建一匡之功儼既詐留千人使效心力始雖權也宜以信終兵威既集而又逼徙信義喪矣何以臨民關羽圍征南將軍曹仁於樊儼以議郎參仁軍事南行遷平寇將軍徐晃俱前既到羽圍仁遂堅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

呵責晃促救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固水潦猶盛
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
斃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偪圍遣諜通仁使知
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尚足堅守然
後表裏俱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余為諸
軍當之諸將皆喜便作地道箭飛書與仁消息
數通北軍亦至并勢大戰羽軍既退舟船猶據
沔水襄陽隔絕不通而孫權襲取羽輜重羽聞
之即走南還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必
可追禽也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欲掩制其後

顧羽還救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效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迸更宜存之以爲權害若深入追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爲深慮仁乃解嚴太祖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勑仁如儼所策文帝即王位爲侍中頃之拜駙馬都尉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將黃初三年賜爵關內矦孫權寇邊征東大將軍曹休統五州軍御之徵儼爲軍師權衆退軍還封宜土亭矦轉爲度支中郎將遷尚書從征吳到廣陵復留爲征東軍師明帝即位進封都鄉

侯邑六百戶監荊州諸軍事假節會疾不行復爲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轉大司馬軍師入爲大司農齊王即位以儼監雍涼諸軍事假節轉征蜀將軍又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正始四年老疾求還徵爲驃騎將軍魏略曰舊故四征有官廚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儼叉手上車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藥雍州聞之乃追送雜藥材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爲邪遂不取遷司空薨謚曰穆侯子亭嗣初儼與同郡辛毗陳羣杜襲並知名號曰辛陳杜趙云

裴潛傳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魏略曰潛世爲著姓父茂仕靈帝時歷縣令郡

守尚書建安初以奉使率導關中諸將討李傕有功封列侯潛少不脩細行由此爲父所不禮避亂荊州

劉表待以賓禮潛私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太祖定荊州以潛參丞相軍事出歷三縣令入爲倉曹屬太祖問潛曰卿前與劉備俱在荊州卿以備才略何如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而不能爲治也若乘閒守險足以爲一方主時代郡大亂以潛爲代郡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潛精兵以鎮討之潛辭曰代

郡戶口殷衆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略婦女器械財物潛案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爲表裏者郝溫郭端等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代三年還爲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稱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計者必以潛爲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

法此訟爭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是
太祖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至
乃遣鄢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征之潛出爲沛國
相遷兗州刺史太祖次摩陂歎其軍陳齊整特
加賞賜文帝踐阼入爲散騎常侍出爲魏郡潁
川典農中郎將奏通貢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
進仕路泰遷荊州刺史賜爵關內侯明帝即位
入爲尚書出爲河南尹轉太尉軍師大司農封
清陽亭侯邑二百戶入爲尚書令奏正分職料
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十餘條喪父去

官拜光禄大夫正始五年薨追贈太常謚曰貞侯魏略曰時遠近皆云當爲公會病亡始潛自感所生微賤無舅氏又爲父所不禮即折節仕進雖多所更歷清省恪然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藜芘以自供又潛爲兗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掛柱又以父在京師出入薄軬車群弟之田廬常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其家教上下相奉事有似於石奮其履檢校度自魏興少能及者潛爲人材博有雅要容然但如此而已然無所推進故世歸其潔而不宗其餘子秀嗣遺令儉葬墓中惟置一坐瓦器數枚其餘一無所設秀咸熙中爲尚書僕射文章序錄曰秀字季彥弘通博濟八歲能屬文遂知名大將軍曹爽辟喪父服終推財與兄弟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遷衞國相累遷散騎常侍尚書僕射令光禄大夫咸熙中晉文王始建五等命秀典爲制度封廣川侯晉室受禪進左光禄大夫改封鉅鹿公遷司空著易及樂論又畫地域圖十八篇傳行於世盟會圖及典治官制皆未成年四十八泰始七年薨謚元公配食宗廟少子頠字逸民襲封　荀綽冀州記

曰頠為人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履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位
太子中庶子侍中尚書元康末為尚書左僕射趙王倫以其
望重畏而惡之知其不與賈氏同心猶被枉害 臣松之案
陸機惠帝起居注稱頠雅有遠量當朝名士也又曰民之望
也頠理具淵博贍於論難著崇有貴無二論以矯虛誕之弊文
辭精富為世名論子嵩字道文荀綽稱嵩有父祖風為中書
郎早卒頠從父弟邈字景聲有雋才為太傅司馬越從事中
郎假節監中外營諸軍事潛少弟徽字文季冀州刺史有高
才遠度善言玄妙事見荀粲傳敍王弼管輅諸傳徽長子黎
字伯宗一名演游擊將軍次康字仲豫太子左衛率次楷字
叔則侍中中書令光祿大夫開府次綽字季舒黃門侍郎早
卒追贈長水校尉康楷綽皆為名士而楷才望最重 晉諸
公贊曰康有弘量綽以明達為稱楷與琅邪王戎俱為掾發
名鍾會致之大將軍司馬文王文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文王
即辟為掾進歷顯位謝鯤為樂廣傳稱楷雋朗有識具當時
獨步黎子苞秦州刺史康子純黃門侍郎次盾徐州刺史次
邵有器望晉元帝為安東將軍邵為長史侍中王曠與司馬
越書曰裴邵在此雖不治事然識量弘淹此下人士大敬附
之次廓中壘將軍楷子瓚中書郎次憲豫州刺史綽子遐太傅
主簿瓚遐並有盛名早卒皆諸公贊稱憲有清識 魏略列

傳以徐福嚴幹李義張旣游楚梁習趙儼裴潛韓宣黃朗十人共卷其旣習儼潛四人自有傳徐福事在諸葛亮傳游楚事在張旣傳餘韓等四人載之於後嚴幹字公仲李義字孝懿皆馮翊東縣人也馮翊東縣舊無冠族故二人並單家其器性皆重厚當中平末同年二十餘幹好擊劍義好辦護喪事馮翊甲族桓甲吉郭及故侍中鄭文信等頗以其各有器實共紀識之會三輔乱人多流宕而幹義不去與諸知故相浮沉採樵自活逮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爲左內史郡治高陵以東數縣爲本郡治臨晉義於縣分當西屬義謂幹曰西縣兒曹不可與爭坐席今當共作方牀耳遂相附結皆仕東郡爲右職司隸辟幹不至歲終郡舉幹孝廉義上計掾義留京師爲平陵令遷冗從僕射遂歷顯職逮魏封十郡請義以爲軍祭酒又爲魏尚書左僕射及文帝即位拜諫議大夫執金吾衞尉卒官義子豐字宣國見夏侯玄傳幹以孝廉拜蒲阪令病去官復舉至孝爲公車司馬令爲州所請詔拜議郎還參州事會以建策捕高幹又追錄前討郭援功封武鄉侯遷弘農太守及馬超反幹郡近超民人分散超破爲漢陽太守遷益州刺史以道不通黃初中轉爲五官中郎將明帝時遷永安太僕數歲卒始李義以直道推誠於人故於時陳羣等與之齊好雖無他材力而終仕進不頓躓幹

從破亂之後更折節學問特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爲太官而謂公羊爲賣餅家故數與幹共辯析長短繇爲人機捷善持論而幹訥口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爲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爲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　韓宣字景然勃海人也爲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召署軍謀掾冗散在鄴嘗於鄴出入宮於東掖門內與臨菑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閡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於道邊植嫌宣既不去又不爲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又問曰應得唐突列侯否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于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爲下土諸侯禮也植又曰即如所言爲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不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長植知其枝柱難窮乃釋去具爲太子言以爲辯黃初中爲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已縛束杖未行文帝輦過問此爲誰左右對曰尚書郎勃海韓宣也帝追念前臨菑侯所說乃寤曰是子建所道韓宣邪特原之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袴纏褌面縛及其原褌腰不下乃趨而去帝目而送之笑曰此家有瞻諦之士也後出爲清河東郡太守明帝時爲尚書大鴻臚數歲卒宣前後當官在能否之間然善以己恕人始南陽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爲大鴻臚暨爲人賢及

宣在後亦稱職故鴻臚中爲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案本志宣名都不見惟魏略有此傳而世語列於名臣之流　黃朗字文達沛郡人也爲人弘通有性實父爲本縣卒朗感其如此抗志游學由是爲方國及其郡士大夫所禮異特與東平右姓王惠陽爲碩交惠陽親拜朗母於林下朗始仕黃初中爲長史遷長安令會喪母不對復爲魏令遷襄城典農中郎將涿郡太守以明帝時疾病卒始朗爲君長自以父故常忌不呼鈴下伍伯而呼其姓字至於忿怒亦終不言朗既仕至二千石而惠陽亦歷長安令酒泉太守故時人謂惠陽外似麤踈而內堅密能不顧朗之本末事朗母如已母爲通使也　魚豢曰世稱君子之德其猶龍乎蓋以其善變也昔長安市儈有劉仲始者一爲市吏所辱乃感激蹋其尺折之遂行學問經明行脩流名海內後以有道徵不肯就衆人歸其高余以爲前世偶有此耳而今徐嚴復參之若皆非似龍之志也其何能至於此哉李推至道張工度主韓見識異甚能拔萃各著根於石上而垂陰乎千里亦未爲易也游翁慷慨展布腹心全軀保郡見延帝王又放陸生優游宴戲亦一實也梁趙及裴雖張楊不足至於檢已老而益明亦難能也

評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楊俊人倫
行義杜襲温粹識統趙儼剛毅有度裴潜平恒
貞幹皆一世之美士也至林能不繫心於三司
以大夫告老美矣哉

和常楊杜趙裴傳卷第二十三

魏書　　國志二十三